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傳三

名臣

王諫議傳 劉宗同

王諫議者名元翰字伯舉別號聚洲其先鳳陽人也高皇帝時有名冊者從征六詔有功世其官于滇遂家焉數傳而至諫議祖尚綱父寀生而寀偉自先灼然如岩電為人礫阿著節裏尚倫義七歲喪母事后二母如母

父病刲股甃天請代里人謂之聖童孝子年十四為文
奇播或告之鴻文無範是謂恣諫諫意不屑曰吾氣至
才出皆範也老生行墨何能為或聞時政過舉輒遠床
行徹旦既而戲手長嘯曰秉成云人其父兄聞者皆異
之弱冠舉其鄉第十一人累上公車不第貧甚求署教
楚之行竅益復博覽精研夜聞魚鼈荷鰲有悟由此詩
文大進辛丑成進士應庶常選時宰見其文竒之以為
眉山復出拔真第五或以告諫議曰相君知公甚矣公
何以報相君諫議正容對曰他人不敢知竒出相公某

知報德矣羅彛正之于李南陽非報耶時宰稍聞之
其後遂出為吏科給事中當是時顯皇帝以黃老治天
下時宰因之陰詭持祿斥逐端人而與公論爭長諫議
疾之首上言時政五事已又疏劾劾首輔沈公一貫顛
倒是非譎張亂國久之上卒罷一貫而次輔沈公鯉同
日并罷諫諫心知一貫為之又以天下區分二沈比于
荃蕭又上疏言陛下日并罷一貫鯉其當罷與否舉
朝不敢為鯉伸一詞夫是非可否能使舉朝不敢言陛
下不得聞此豈有國者之福乎既又力言殺卜宜慎因

劾肅叅李公廷机局幅褊淺非宰相器恐其以敝車羸馬誤天下也疏上不報然李公卒以是引去諫議既以有言皆用愈益奮激會遷工科右給事中巡事庫務劾庫璫楊致中王道剝商婪賄請按其罪時秦稅使怒咸陽令滿朝荐項誣奏其刳貢殺人上震怒逮治朝荐諫議抗章救之語戇甚上皆不報亦不罪之也一日有詔經營三殿諫議以為殿工費浩非責協濟于省直到生則半泝產木地方國家自有礦稅以來天下之財半入大內半歸羣小豈可又興亦作重累吾民乃上疏極議卒寢

已又上言時事可痛哭者八其大畧云陛下臨御垂四十年靜攝居丰近年以來精神別繫厥玩士夫于國有不聞于家有不見輔臣朱賡辦閣三年尚未一瞻天表人失心脅厥疾為狂可為痛者一也六卿強半成空懸缺數年不補或一卿貳署篆兩曹在外則監司手館教符知府相自佐貳人失股肱厥疾為痿可為痛哭者二也南北臺省寥落而被召者積年累月不霑一命夫既召之又姑置之必待其喪氣而後用之陛下何見而出此御史代天巡方風動一時報命則相代去人重巡則

故言此例上下紀綱陵替殆盡人失耳目厥疾聾聵可
為痛哭者三也棄廢諸臣淪落歲奉詔起用未見彙征
天霽無期河清難俟更起復數年不起竊恐壯者老
者死人之云亡邦其殄瘁可為痛哭者四也班白二部
敗盟犯順九邊糧餉缺至八十餘萬告急轉借內請
不應京師十二大營十萬餘衆計餉每年二百餘萬陛
下試問此十萬衆能戰者幾何不過數百而已其餘則
班後自市棍負販也或以空籍支實糧或以一人冒兩
餉有緩急可駢此輩為陛下死力乎可為痛哭者五也

陛下深拱天下不得望顏色數年臺諫封事一切由中
夫封事者發奸破蔽之利器也不行則不利一旦有奸
人朋比詭詭誰為陛下橫口談事橫身當事乎可為痛
哭者六也權稅之使徧于天下民間轉壑炊骨賣子市
妻怨氣上蒸災異迭見方且指三殿以為名借止停以
悅衆是天以回祿警陛下陛下正借回祿以剝萬民可
為痛哭者七也郊廟絕跡講席生塵隱禡伏機壅閉已
極青宮講讀經年不舉親暱宦妾疏遠正人古今未有
如此而能久安長治者可為痛哭者八也時災異數見

又上疏極論大臣奉職去狀又言鄒元標顧憲臣高攀龍趙南星逮中立等皆經世材誰秉國成坐俾淪落逐司間一起廢如于玉立劉元珍等不得列名輔臣好惡拂人之性傷割天心此灾異所由來也當此之時諫議直聲震于天下用事大臣皆不悅羣小阿附大臣者爭欲得諫議為首功初給事中王紹徽為其黨翰林湯君賓尹營愛立甚急以諫議重名謂諫之曰公語言妙天下即一札揚湯君湯君且為公死世間如湯君可恃也諫議厲聲曰吾何敢恃湯君謹辭紹徽由是此甚恨至是

乃與其夜共組撫諫議暮夜受賕盈數十萬巡廠庫盜庫全無笑為成奏以授御史某子甲上之諫議素剛聞之憤甚立集五城坊吏悉出裝裹琴書教車陳之都市因向闕大哭曰臣以敢任糾彈不敢塞默以負陛下御史頑且誣臣賕跡臣無顏復入瑣闥即日掛冠策蹇徑去于是給事中胡忻御史記事南有臺段然周達等相繼上言元翰鯁固融邪御史戴象冠為柄臣報怨不忠之尤者也不報而司計卒以擅離戢守鑄諫議官諫議喜曰吾生平不能去心者道義知己名勝山水耳今而

後寧復甃取乎于是東汎滄溟西登秦華南渡金焦謁
端文領公忠憲高公于東林依回講席歲餘始自吳歸
滇其在滇惟閉戶却掃興至則出遊昆池雞足之間如
如是十五年于是高邑趙忠毅公為吏部尚書矣奏起
湖廣按察司知事尋擢工部主事方受命戒途而逆奄
魏忠賢矯度擅政趙公且得罪去御史張訥者承風旨
劾諫議為趙公私人有旨予間往而王紹徽者方起田
間得奄意驟躋冢宰修怨申蠲于是又削為編氓人猶
慮有後命為諫議危諫議杜夷犹曰吾得在楊應山高梁谿地

下足矣然自是遂不敢歸滇飄浪大江南北薪炊時絕
或嘗僵卧邸中歲丁卯今上御極忠賢伏誅其党論如
法凡被奄禍者息恚得滿被還其故官于是京兆尹劉
公宗周吏科都給事中宋公鳴梧等訟諫議寃章下所
司時吏部尚書王永光故奄苞蘖尤畏惡諫議力扼之諫
諫竟以病卒于白門卒之日囊云一銖廣陵范吏部鳳
翼黃尚宝正賓寺經紀其喪當諫議草時諸公皆歔噓
諫議爽然頷謂諸公曰幸也死于二三朋友之手不然
千年之後誰為知我心者乎舊史氏曰自神祖宗中歷

以來三四十年之間朝寧之局則已三變其始天子靜
揖聽君子小人之自戰而不為之理所謂鼠聞穴中將
勇者勝耳故其時君子時勝時敗然君子雖或不勝而
其助亦不衰也其既兇寺擅權小人處必勝之地君子
即亦戢心搏志而甘處不勝不復敢言戰小人亦不曰
戰直曰禽獸之耳然其時君子雖嬰禍患其心愈喜曰
吾君子也其後魁棟已振握炳明法君子小人皆怵然
不敢窮戰而陰制以謀故其時氣戰者敗謀戰者勝謀
陽者敗謀陰者勝凡明主所鉗韃以絕貪人宵類小人

皆借之以竄君子其君子既禍敗既即云可自解曰吾
君子其小人亦不靳歸名君子而但使其云救于禍敗
又可曰非我也法也是故君子之不幸未有甚于斯時
者矣雖然自其卒而覩之世之所稱東林君子與翼東
林者不十年而俱盡固也若其始泰輪帛四馳萋葦拔
連道亦以盛所獨不及者惠司馬元儒方侍御孩未及
諫議三君耳朝賢之爭司馬踰十年方萌破過而侍御
終沈諫議以死此云他故今人故畏君子尤甚畏此三
君以為此三君才氣獨出其出必將大治小人即一日

能見于上又未易得敗耳余未^見司馬稔知其素侍御出
獄識之京邸余官田都得交諫諍其人皆英昭奕論
事如刀割塗以彼其才氣不問何賊皆能殺之此世人
所由甚畏之也甚畏之者其心固亦甚貴之矣嗚呼三
君誠人傑也哉

明侍讀學士復庵吳公傳 趙南星

吳公名中行字子道別號復庵其先宜興人也寓菴公
始徙武進寓菴公名姓登嘉靖乙未進士歷官尚寶司
丞生四子長可行登嘉靖癸丑進士官翰林院簡討吳

公仲也尚寶公筮仕為南陽學博生公于南陽母曰段
安人公生而英偉不羣免時水嬉溺屢石以免若有護
之者十九為諸生二十二而舉于鄉是謂嘉靖辛酉明
年當計偕尚寶公曰孺子未可官也勿往又明年癸亥
尚寶公即世簡討公在京邸公得親承訣主喪免終天
之恨戊辰上春官為修葺于簡討公者所摘棄已已入
南太學司成鳳阿姜公甚器重之卒未升第遂為庶吉
士癸酉授編修念段安人春秋高請告歸三年以母命
入都時上冲年姜政江陵橫甚見公至謬厚欲收之會

其父死，姻權不欲歸同官，知其意，即以奪情之例請而
一時諸公卿臺省皆上疏保留，得旨公發憤上疏言元
輔張居正以父喪求歸，陛下眷留不聽，欲以為國家三
年之喪，萬古之綱常所係，元輔身自違之，冒不韙之疑
陛下尚欲其敷化施政，端執移風于海宇之間，必不能
矣。國家令典，丁憂守制二十七月為滿，雖卑官小胥，遇
喪有律，惟武弁乃墨衰，役事耳，而可以處輔弼之臣乎。
疏上，江陵大怒，明日簡討趙汝師之疏，上又明日比部
文純、卿沈純甫之疏，又上江陵益大怒，遂擬旨公與汝

師皆杖二比部杖，而戍公聞報，南面拜段安人者，再曰：
鬼死矣，有子事吾母也。相向拜，毛孺人者，再曰：知子能事
母，撫朕吾長逝，云所恨，遂躍馬出而逮者，以銀鐙至公，
呼子亮曰：取酒來，酒盡一卮，而入朝，時天晴陰雲倏起，
雷隆隆，動城闕，杖畢，口鼻耳，絡血昇而出，幾絕矣。秦中
書餘山扶醫來，投葯一丸，始蘇。是日進士蘇爾瞻之疏，
上又擬旨杖戍，全吾道。公等出抵張家灣，數日而段安
人之諱至，公嘔血數升，復蘇。時路水冰不可舟，乃陸奔，
抵家廬墓者三年，時吏于土者，揣江陵之意，多欲殺公。

等以求美官如安成劉御史臺之事賓客皆避去而吳氏者至于汝師絕婚居五年而江陵乃死諸言事者皆起公晉公允明年至右諭德會丁御史此呂論科場事謂自張居正之諸子皆以不學蟬聯升第其後衡文者率以賢科為阿尊市寵之具斯已濫矣而中允高啟愚主試南京以舜亦命禹為題無人臣禮可斬也疏上冢宰自草書^疏參丁御史以言語文字害人而王給事士性江御史東之諸人皆參冢宰閣部佯求去諸公卿舍合群留之公乃上正朝廷疏曰保苗大臣乃故相之遺事諫

諛之極甚可恥也參言官以媚輔臣此壅蔽之漸不可長也疏上嚴旨切責丁竟左邊^邊公稱病求去不獲復出迨經筵進講直言大臣阿意順旨及邊吏掩敗為功於是執政大恨邪党乘而爽之公遂乞休執政擬旨許之時太倉以予告亦在里中要公就之晤語公謝弗敢久之太倉秉政公以待讀學士起家南京掌院中固云意出而言者又暮之以成其志公竟卒于家疾力歌四闋正襟長逝公天性孝友事簡討公終身不敢與雁行其好善惡惡皆甚云所回隱平居于國家之典故中國四

夷之利病云不斫放而熟計之况平治天下而矜于諛
慝不得施然其正氣矯節與日月爭先矣

趙子曰江陵天資慘刻其氣力足以鋌持天下雖萬
里外云不廩、奉納束而吳公首櫻之遂以其父之
死立慳吳公謂余曰方杖時江陵使監奴守之視杖
欲斃之其惡如此自此在位者皆祖其睚眦為之殺
人幾若冒頓之射非天去之疾吾不知烏之所止也
今之人見天下法紀陵夷多稱江陵忠有才夫自古
未有不忠而忠者弑父之子弑君之臣孰為云才者

乎江陵死而繼之者如鳩鳩之與剪性有緩急其毒一
也太倉尤甚吳公受命于貞節不可化故中沮艾先
生余師也四公者皆嘗與余同朝癸巳趙汝師為少
宰矣觀其意欲抑默俟時而吳氏一乳臭子上書詆譎
立逐之去乃知吳公之不可及也吳子亮為御史數
言時政以郡小不能容掛冠歸

方伯郭公傳 趙南星

郭公名性之字德安別號鹿坪其先蒲城人永樂間名
瑄者以文學徵授湖州府知事遷棲霞丞始徙華州生

璽：生經為聞喜丞生從仁從仁生岫以明經透入城
均行義才學甚為人士所推服謁透得江都簿同群王
學士允寧以文章傲睨一世独重之惜其數奇而位卑
贈以詩曰不能推俊彦羞說位爨廊江都公娶王生郭
公貌俛神莹童時即有過人之識父異之自江都歸盡
讓予其兄產友人謂之曰君誠可謂悌弟願何以為生
許乎父折髯笑指公曰有此足矣十六為諸生高等赴
省試臨灞岸有溺者同輩不知所為公即以金雇能水
者救之出不問其誰乙卯關中地震賢豪多斃者江都

公與允寧皆與焉公触地悲號去血幾于滅性是時城
垣蕩覆盜賊群起隣里梟散王太恭人甚恐公故有膽
畧如法兵独守柩哭不為動賊竟不敢迫公以癸酉始
舉于鄉蓋省試者凡八矣明年成進士時江陵當國尚
刻礫公聞太恭人病請告主爵不敢上公長潛籟懇竟
許之歸得及太恭人永訣盡誠信焉終制入京時大小
臣叔于江陵之威率皆恭而無礼謁透士見之輒輓伏
公長揖而已江陵未亦嘗問也頃之除戶部主事見倉
米多腐浥建議穿地丈餘致令辟以木覆之積貯永云

所損而嬰孔恣杜請寄不行所報羨甚多江陵聞而稱
焉大司徒欲公往見之吏部可得也公謝不往江陵之
監奴游守礼以公隣居因得其畫知士大夫之卑疵云
行者張新建位時為編修外示矯抗講學而分夜入守
禮之門至贈之以詩稱楚濱先生而自稱弟位楚濱蓋
監奴之號也久之晉郎中出為晉陽僉事公博宏寬仁
而用心精密一切民間之悲苦冤抑無不周爰博咨洞
悉幽隱以晉陽地多斥鹵濬渠引汾水灌田皆成膏禾
晉民歌之疑獄久不決者咸為觸解人鬼云怨大盜逋

逃者使人捕之指示所在立獲逃近稱神明當時者以
公可邊方遷參議備兵雲中故諳戒机至則察之情形
將吏之勇諳明審其時安肅鄭少保為制府諫大將而
偏裨尤繼先者榆林人突一時之冠鄭公願惡繼先欲
法之而用一京師人同事者皆畏鄭公莫敢出言公獨言
繼先有頗收之畧又敢戰可預帷帳籌画折衝千里奈
何棄之而用進熟無悍者乎鄭公旋悟以繼先為大將
建北邊互市日洞求唱贈金幣鄭公曰豈凶々奈何公
曰廣也而有不誦々者乎當接以恩澤示之誠信羈縻有

術徐而侯之則默然。是猶^犬之猶也。投之骨終云已時。徐而侯之則嘆然矣。會^天雨雪馬多死不敢復議。增而謀者忽報且入邊。公曰此必青邱夷市鹽者也。已而果然。當此時文武吏皆張皇云措而尤將軍獨以能宿衛不為動。鄭公乃大喜。微公言幾失一良將是役也。公之功多及論賞僅賜金耳。先是平地多沙不可井。犯常越營取水。公^相將其^地掘井數十丈得泉。古所未有也。三載以遣最加憲副。頃之遷參政。脩兵遼東之金復海蓋遼數苦自公至不敢窺內地。三年而值倭躡朝^鮮遼朝廷遺

一經畧大臣往其人妄庸好談兵議徵兵數萬戍海島偵倭及沿海立木柵設地砲計謀率如此皆可大笑。公悉不行。遼左賴以不騷。議者以公且晚秉節錢而竟為新建所扼。新建雖兄監奴乎江陵殊惡之。實云能為力竟以大計左邊及江陵賊凡號得罪者為皆君子。至大官而新建亦為相時遼左曠盜王三蟒作亂討平之。奉詔封禁而新建得御女點化之術其門有謝姓者受三蟒二千金謂遼曠金可為不死之藥。趣公開曠公答以有詔不敢則使謝姓者乘傳往所至為重客而公不礼新

建既怒甚會其妻病死曰如得遠金者活矣郭君殺諫妻益怒然固欲不自死趣公開礦者三公力拄之遂欲甘心于公而去可抵巇乃令主爵遷公河南左方伯出境三日而礦開矣隨嗾御史宋興祖等劾降之至河南未三月而歸新建以開礦違詔旨因密請所在開礦而天下大擾云何劉給事道亨劾其貪穢狀上大怒黜為庶人不赦鬱悒以死公德量才識皆大極其體貌寬而有術和而有執嚴毅而厚初公困誣時州守陳公京師人治行甚高独重公既而仕耐京師至墓所哭奠仍厚恤

其家待屬吏恒欲概滌其過令自新保全之其處雷侍御王文端事尤為士林所稱先是侍御晚而有子壯欲聘公季女公以朝邑距州遠不許及公自雲中便道過里而侍御歿往吊之見其家貧甚其遺孤孑焉云依也即其惟許之為保持其孤今為諸生公在雲中時王文端已入相矣其兄子犯重法求文端為言文端曰吾不敢敵郭使君兄法兄子竟雉經死既而文端遭母喪詔為治茔公秉札酌中云所抑抗文端每見而磬折敬之公邊功甚多以不能阿事貴人後來者皆至九列公實不

過賜金竟未聞府里居飲酒賦詩逍遙二華八川之間
 者十五年而卒蓋素云疾若解去焉趙子曰士之所
 感憤不能平者輒曰云天果爾則舉世皆虎狼應不復
 有人芮城任公養心賢者也為楚直指籍江陵及游守礼
 家得新建所贈詩舉以示人滿朝皆謂必借其名媚守
 禮者乎耳任公宜藏去余亦上疏為訟寃任公竟以此去
 及其入相絕不曉政事而專媚嫉賢者首害邵公元標
 禁錮之趙少宰周賢語余曰我真無目者耳郭公知其
 事監奴獨與其子言之今以告余在公之心事明白矣

二公皆可大用而並受新建之害然其子孫皆克肖聯
 翩日上而新建竟絕嗣豈可謂云天哉

徐通政傳 何喬遠

南京通政司右叅議徐公學詩嘗嘉靖世為刑部郎中
 上書言事頃者俺答內侵直逼甸致塵皇上勅諭文武
 羣臣凡有見聞可助大破敵兵安邊者人書言昨又
 指示部院科道諸臣仰見皇上憂勤惕厲之誠先事預
 防之計群臣莫不震懼思効條舉目張而未有探本之
 論盡 皇上之前者臣備員郎署感激聖懷伏念委贖

為臣身非已有融事積愆義動于衷敢不避貴執冒死
宣陳臣惟外攘之備在于內修內治之修先端政本大
學士嚴嵩位極人臣政本是司貪黷奸險內則黷貴之
交結外則羣小之趨承賂賄章聞舟車填溢凡文階武
戚自布改泰遊以下瑣、毋論至如巡按總兵等官每
一迂擢例索千金他諸珍奇玩異尚難計數蓋不如是
即不能安其位凡如此者自非扣軍衣糧便是賸民膏
血嵩輔政十年既久且專大臣不法小臣鮮廉民貧軍
剝日甚一日囊成邊患由來漸矣而犹泄、得計日肆

罔誣在歲叅論序班龔梈等疏云故自表云寸絲尺帛
不敢收受門下虛空可以羅雀等語萬目所眎萬手所
指將誰欺、天乎然此犹云事時耳見今敵方張武備
廢弛正張皇六師克詰戎兵之日嵩身居元輔世受皇
恩尤宜食不下咽寢不帖席創往更新捐軀圖報而尚
謬引佳兵不詳之語以謾清問薊鎮總兵某奉旨拿問
嵩子世蕃接受失事問革總兵某金二千以代其任漕
運總兵員缺嵩子世蕃接受年老昏庸總兵某金三千
以補其缺二臣失事老廢眾所共知又當此時委以重

倍任又且冠軍卒倍利取償安望其練精蓄銳屏衛京師釐
 奸清弊保障漕河哉夫此其大也至小而史館書辦王府
 科吏授官註撥世蕃莫不受其多金市恩作孽蓋大而
 銓曹本兵之選擢起用微而官吏胥之營求頂撥藉世
 蕃權臨勢託而得美地者十常八九臣徒見積忿痛心
 流毒滿目不能悉數而亦不敢瀆聞誠前此輔相所無
 之貪亦前此輔相所去之富也夫嵩即蒙皇上優賚歷
 叨一品厚祿累計不下數萬畝可足矣而猶未之足也
 賣官鬻罪賂遺請托累計何止萬數欲可足矣而猶未

之足也奈何宵旰不遑喫緊用人之際京師安危糧餉
 緩急所依賴之官而復賄囑失事老廢之搃兵為之臣
 不知嵩心何心哉又自九月初旬嵩私宅後門暗集車
 輜數十搬運行李出下潞河滿載南歸旬日未息發回
 輜輶以四十餘非其眷屬則皆世蕃衆多妾媵心亦知
 非允坐舡封識悉假別衙門名號以誑路人臣聞君逸
 臣勞主憂臣辱嵩平昔既不肯任事以成皇上之逸臨
 變又乏籌策以舒皇上之憂及事稍不寧人尚驚洶即
 反顧家屬重賄恣徙而南于已得矣如君父何負天地

罔極之恩積神人共憤之禍臣每接士大夫論及嵩父子莫不切齒而七八年間竟去一人少敢抵牾者誠以世蕃狡鸞擅執父政內外結成諸衙門奏請稍涉疑悞者必先聞知而後聞奏嵩權柄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執利足以廣交自固乘杌搘隙足以示威脇衆文詞便給足以飾非強辨其精神警敏揣摩精巧足以趨避利害彌縫闕失其私受密會令色脂言又足以結權當路而緘其口若前此論嵩者嵩不能顯禍于正言直指之時往者托事假人陰中于遷除考察之際

如先任給事中王燁陳瓚御史謝瑜童漢臣等彼明聖明離婦並蒙寬宥而今安在哉故天下之臣眴嵩如鬼域蒙昧痛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者誠畏陰中其不測也伏乞勅下科道詢訪參論命如果臣言不妄將嵩父子早賜罷斥別簡忠良朝綱振攬于穆清之上而六卿分治之我自去阻撓脇屬之患天下官吏庶府庶幾革心向化而安攘之政一舉可振此聖諭所謂破敵兵安邊之大端也安臣岳飛當徧安板蕩之餘論天下太平不過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而已况四海一統聖人在位

太平有何難致惟是大臣不正致責小臣廉必不得文
臣受錢致責武臣亦不得今銜衢小民亦相語曰大敵
到門前闕老還要錢有口不敢言况陳列食祿者乎故
臣不量狹寒踰分觸權于嵩云一毫私也怨公西曹冷
局耳而能知分宜相如此詳者蓋公伯父應豐公以太
常直中書數知相事故公內憤而發之疏入上責公為
親報復私仇下錦衣拷問獄上故公為民而亦令世蕃
罷職養親云上旨云為親報復蓋指疏中御史謝瑜也
謝公同里人嘗出按蜀自蜀中飛章詆相乘大計假

中旨民之矣始公疏上時上蓋三置三復徬徨至丙夜
命大闕曰來日由嚴嵩說話而嵩未之聞也既聞大驚
亟行全上所幸陶真人所真人亟入侍泛言相忠狀上出
公疏神宗示真人真人則又言是直為其座師鄉人甘
心耳座師者彭公鳳也彭公相同里人嘗面斥相奸相
却之喉言也誣以他事廷杖去彭公于塲屋中最為知
公而鄉人則謝矣其日相入朝諸闈以上命闈而詳之
微真人幾殆云公在京師母安人劉就養邸舍具疏前
一日款客如平時疏入鬻棺備後人莫知者最出候旨

猶給母安人曰結正署中事耳因就謁同舍郎沈公朝以父母托入朝房而上旨下矣建校二人至公酬之少物校詣擲于地一枝曰徐公清官安得重酬并取納公袖中詣錦衣陸炳拷掠備至必得主使者姓名公曰夫人臣盟日夜漉肝胆不憚蒙誅為朝廷發大奸慝父母妻子不與知誰主使者鳳彭揚屋以文字相投固交道耳謝雖同里豈為七尺軀輕十室邑耶公羸不勝拷悶絕于地錦衣吏錢塘李奎石首王爵相向憤曰悅徐公即死謂公謬何微舉足踢械鏡之稍寬痛稍以不楚使亦頓悟

杖數四連舉碁指案若怒杖卒不力者卒悟使意杖亦轉輕既入獄局衛甚嚴索饋之入輒為群校所標而給事中沈公東久繫獄具有一切飲食為餌出周旋公之得不死凡四十餘日獄上當事者嘗公絞刑相擬謫之上直民公也公得為民旨詣戶部註籍畢曉黑負創出城相猶私遺二人尾公居數日上忽誦公名于諸閭且令志之而相始返尾公之人矣後醮壇青祠有姓名同公者上復問即其人耶其人聞之遂更名學謨云而公伯父應豐明年相以大計去之矣乃上則特面之後且

十年相竟中應豐以他事亦被廷杖出去公出城之夕同舍郎劉公松詣送不及而有黃主事某輒以劉貢權于相亦去之以大計公家居十有八年歲之丁卯上晏駕遺詔錄言事諸臣朝諫首公遂起公南通政使司右叅議至未踰月而卒始公舉嘉靖甲辰進士授刑部主事蓋隸曹貴州司貴州司分掌吏部訟獄吏部所送獄即多探其意指為重輕而公不少徇假嘗一貸穢胥之吏而重正誑濫之官千戶李雄有前後妻前妻生二女一子女曰玉英桂英通書史能詩子曰丞相後妻

一子曰亞奴雄死後妻私于其弟榕謀以亞奴襲雄職因共醜殺丞相誣二女有淫行故殺其弟滅口而証以送春別燕二詩蓋獄成者二十年所公閱玉英自理疏有臣母事有臣不敢言之語一訊得寔且以二女請宥亞奴存雄後丙午夏京師淫雨決旬忽夜半水大作獄窪墻且潰公適提牢亟請釋囚避水囚幾千人大司寇之難公百身保囚遂亟督隸卒借皇祠所集民財架巨柵悉處囚其上遍祝之曰吾以意縱汝即逃亡族矣諸囚洒泣曰敢哉因飢且病公出私錢市餅餌姜椒庵館之

出三日水稍平于是諸囚盡謹呼謝公大司寇入部閱囚之云一死且止大奇公也戊申奉勅慮囚江北却一切例錢全所平反不下數十百人庚戌陞四川司員外其秋江^音西司郎中會敵突騎薄都城既去世宗赫怒遂師厲士下旨求言公劾^相書上矣歸則奉其尊考安寧州兩峯公及安人劉色養至懽遺屋數椽舉其讓其伯父薄田不給瓶缶宿春而家族孤負不吝分賑問畊課讀待鄉党穉少如親弟子有爭訟者往以禮諭止之暇與親故面連其独居終日端坐不發一語邑令欲一睨

其顏色不可得胡公宗憲總制浙直威名赫甚而亦善^甚敬禮賢士大夫頌独不得一文公胡公迹公甚切而公避益堅他日上百金為安寧公壽公拜還之其後龐公尚鵬以御史按浙所以迹公如胡公而公竟見之為條浙中均徭之害請更其法曰條鞭而龐公推行之今則江以南盡用此法矣公所以避胡之堅而辭餽之峻寔以胡為分宜相之人第口不言耳其後相取胡亦坐罪公則嘆曰雖然胡公保障可念也首為頌寬公故以論相廢裁同時諸公有切齒相父子者亦即輒慰解之平生

不見喜怒之色而氣度兀然其靜證闇修超然自得往
往見之吟咏箴明如日洪炉煅煉那容雪珠子員成自
走盤曰須識靜中還有事莫令着處轉成昏曰心敬自
得終須得物致求全苦未全王龍溪先生稱公之于學
庶幾默而成者趙公麟陽亦謂公早歲堅立本于天資
之厚其學問之涵濡充拓得于中歲以得後者淵乎未
可測量也公字以言別號龍川浙之上虞人何生曰當
分宜相在位論相者如公疏中所云王陳謝童諸公竟
罹置罪此時嚴氏之惡如方天之棘人有言之而亦未

盡知之而諸公先言之故其被阱也隱而諸公之直云
所伸其後言者則容城楊公麗水沈公仙居吳公上海
董公柳州張公諸公此時嚴氏之惡如將潰之毒執且
橫裂四決人皆知之而不敢昌言而諸公後言之故其
受禍也烈或以死或以戍唯公與南海何公先後建明
其時君虎方牙如堆擊而二公折其齧鍛其羽雖未得
有所頽落而知人所共知言人所難言適當其會故公
與何公並坐廢逐跡死戍得稍聞乃天子雖逐公乎為
公罷相子世蕃戡不可謂不行公言而知公忠者最後

相敗竟自長安邠公發之始知諸公之忠國家而國家
藉諸公力不淺也邠公當時立以言蒙旌容城麗水禍
最烈穆廟登極以後名亦最著卹典亦最隆何吳董張
四公皆至大官公方展鴻遠之翼而奪于天則世不幸
也公之孫孝廉憲龍命予傳公且言公被召時同行三
公皆應召出者會于武林而三臺共餞之迎謂曰朝中
三直公戮答曰海外三絕蓋當時客衣以襪積為歌而
公與二公俱直裰而已直裰楚人之衣也襪與絕相近
而公之簡此朴亦一端歟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一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傳五

名臣

大司寇蘇公傳 蔣德璟

上神聖起潛邸悉逆璫與妖姆交通狀以次伏法收捕
其親黨而簡吾邑石水蘇公為大司寇治其獄公親奉
宸斷手定爰書條璫姪偽公魏良鄉姪債左都督楊六
奇等客氏子都督侯國興弟都督客光先姪錦衣指揮

使璫等斬戍各有差而戮逆璫及客氏尸復題蝨萬工
部燥懸坐賍釋方御史震孺惠給諫世揚戚畹承恩等
于獄他株累得未減三十餘人而除錦衣刑具如腦髓
烙鉄一封書鼠彈箏攔馬棍燕兒飛諸名色皆焚棄天
下快之至定虎魁案以為殺人者應抵死攫官者宜褫
官尤蔽厥辜當是時巨憝剪除天日重揭識者以聖主
威斷賢于舜之罪四凶而惟明克允公實贊焉公舉萬
曆壬辰進士二甲授戶部主事出守彰德內艰補汝寧
未任擢江西副使改督學歸荐起卿南尚寶進太僕少

卿擢僉都御史撫浙進侍郎兼憲戒督糧外艰起南刑
部侍郎改督漕入為尚書督倉場再加官銜改今官公
郎戶部時使過山東見飢民以賑郵請人或疑出位公曰
飢渴由已豈異人任即出權濶閔稅額外多縱舍行商
德之為樹碑丁酉典貴州試心動聞母病馳歸母卒乞
恙彰德為之古鄴地喜格聞公剖善惡報應圖邵康節孝
悌歌曉劝之趙蕃祿入多不時往、與守閔郡庭如市
公悉用邑解原封先時分給天潢誦義臺使舉卓異第
一在江右端模範絕平請規條一做吾鄉蔡文莊先生

文体士風翕然丕變所拔士姜公曰廣等皆知名有舊
輔三以贖至且介同事同里為請公正色不納旋拂衣
歸士大夫相與攀尼不得行然竟不曉其故公亦不言
也家居七載三徑數椽願神墳典辰起至寢室問父眠
食退課第及諸子書學粹行高海內宗嚮之既荐起南
卿階李本寧焦弱侯諸公嘯咏佳山水間澹然自遠在
罔寺核俵解清牧場蝨落地稅馬稅一新而自按浙以
後所綜畫軍國大計尤俊偉台區水兵王元尤成者以
股糧毀摠哨署旋擁入郡城焚屋放囚稱亂公疏黜大

帥王良相叅將楊維垣而密受計張副使師絳擒梟之
變部檄抽兵援遼有訛言山東兵每兵以五十金募者
寧區兵陸敵趙鳳輩引例要厚精海道鄧叅政持不可
遂大譁毆把摠血盟不散公念譁兵衆未可驟問密檄
定海令領宗孟諭以禍福且曰部檄能立功者殊死皆
赦若急散而聽調出兵則前罪可貫于是二人領兵行
過慈谿復勒犒賁至餘姚踰城挾邑令勒犒數倍至
壩上與新兵競拚溺水五人司道諫欲誅之公曰未可
動必生變俟其登舟迺殺餘姚援民之罪獨捕敵鳳

二人梟示衆兵聞之股栗迄至京去敢犯者昌國哨官
蔣良忠遂哨提王翼覲代其在族兵樹幟以保賢能為
名而拒代者施應奎或言宜暫用良忠令戢亂公曰如
此則唐卒自立留後之勢成矣檄副帥張可大之昌國
覘變而令圍練把總楊懋忠出不意縛良忠杖殺之并
擒亂兵洪辰等正法廢弁賈祥因遼陷謀用誑部言有
舊家丁五百願歸招集併募兵二萬赴援部給劄止令招
集家丁而會鄧御史募兵全華祥遂私刻票亦稱欽
差且許人自備盤費抵津優給衆隨至杭者萬餘人公

俱生變遣其壻把總鄧應科諭曰若欲招兵求官一二
千足矣萬人何為且途中食安出復密令堂中舊兵諸
應募者汝輩真駸世有無餉而可以招兵者乎汝且問
賈叅將餉在何處于是衆皆悟散惟飢民二千餘隨行
公量給行糧又豫令通判楊壻齎餉先馳之鎮江淮安
德州三要路次第散給兵迺至京而疏祥額外多募之
罪凡四定浙變云至降海寇王鍾王錦等擒陳藩吳老
芋于甌而沿海亦安枕矣它疏減織造停織監軫火災
表章先正方公孝孺及吳公宝秀求卹錄劾權璫李實

不得以屬禮凌有司皆其大者李實即陷吳松周公起
元于死者也將移鎮而妖賊葉朗生之變起朗生湖州
人妖醫馬文玄高第也聞山東運賊反其党邱太虛等
舉事以攻白運為名而徑于湖漸壅父老謂黃河倒灌
其患巨測公檄募民兵撈濬復多撥剝船起運且親禱
金龍神大雨三日夜淮遂暴長而十里之淤頻疏于是
七千四百餘艘不逾期遂達津滬以飽神京上疏封金
龍及平浪二神因條五議曰急回空早催徵備船袋輪
水次改淺舩而淺舩以杜奸旂攬貨之弊尤為喫緊故

事外督漕內倉場事權相表裏公既入督倉孟明而添
設督餉部臣于津其人墨而枝輒借遼警以截漕為辭
而以帶運遼糧抵補蓋奸旂有大蠹者四焉漕艘米既
侵盜云可入倉一也漕糧入倉累經核晒為費不貲而
遼糧例不晒揚二也遼糧例云尖耗而漕糧每石外有
耗米七升尖米四升二合一截則皆入其蠹三也津募
舟往遼鮮一舟輒一百金四百金舟則八萬矣既詎米
復誰全而齎一空單以折色授受于海內外為官為軍皆
驟飽四也以故不截不止其賄量最重又故為尾帮觀望漕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九十一
之違阻皆由于此而遼鮮方報糧到旋以枵聞莫可窮
詰時環在京目擊心惡之公尤洞其弊連疏以戒掌力
爭畧曰查萬歷四十七年至天啟七年津門截漕連尖
耗計三百七十八萬有奇自天^啟三年起每年始有帶運遼
糧三十萬耳即抵還尚少二百二十餘萬皆成泥沙矣
且臣督倉方十月而津已八截始猶有帶運可抵餘更
何抵乎遼餉自遼城中先問豪家索買命錢止民駭
竄湖守杜公喬林急捕朗生飛報幕府公即檄水兵乘
夜鼓行復發一虛檄營兵三千雜之詰旦兵至茗衆訝

神速人心稍定因此捕誅而文玄猶挾宦家子陸鍾奇
逃松江馳檄江南合捕吳越抵定不至為邳滕之續皆
公力也揚州老庫金久不會璫一旦借大工為名搜括二
百萬而屬運司且八十萬遺璫胡良輔劉文耀守解公
再疏言銀之得于傳聞者即千萬矣難銀之入于鞘解
者即銖兩不易輸財終事不敢言勞者臣子所以忠君
用一緩二不盡取盈者朝廷所以恤下僅解挖河銀十
萬康監院丕揚加罰遺銀六萬四千九百食益割沒寺
銀二萬六千各商逋欠銀十一萬以應犹不可則那解

明文海
正項十萬兩而下季即為扣除揚賴以紓奸弁劉魁等
乘寧遠急持經按咨取淮餉六千緡公曰遠中丞暮春
四日受事望日始加巡按而咨署兩日贖也且篆文不
類條十疑剽之立伏并得其戶部應天兩偽檄一舉而
省國蠹萬八千餘金稱神明焉鳳泗為帝鄉湯沐陵寢
重區水旱蝗相繼公下令捕蝗通商年糴復力為海徐
贛桃州縣請得改折會清河口淤漕艘壅淺清河口者
自淮入黃運道也河水一石其泥五斗恃淮流壯迅激河
而盪之謂之淮刷黃自淮弱不能與黃角清河口淤墊

橫亘一淮漸集洶京糧自京糧豈可專以截漕為事致
根本坐困其語絕剴切當事亦明知之而不能盡用也
京軍月糧額放折色兩月部臣緣內璫劉應坤請遂欲
少放折色一月公復力爭謂太倉并合非涇江渡河不
能入廈多放一月本色二十八萬倉廩益虛請勅計臣
恪守祖志制兩月放折之舊皆與時忤復疏言錦衣衛官
旂萬厯末僅萬七千餘石自通璫興田爾耕亂政增至
三萬六千餘石文思院匠官冊載僅七百餘名今三千
餘名歲多支米三十五萬石鴻胥帶俸序班冊載僅百

七十三員今五百二十七員歲費俸米四千有奇官俸
 非漕糧此外解止蘇松常三府三萬餘石耳且冊中如
 魏田客崔諸姓皆奸党清法當不俟終日上皆立行之
 既改刑部疏辭有望品端澄明允夙著爽鳩正席倚毗
 方新之旨因會勅魏良鄉獄及侯典國俱決不待時光
 先璫六奇發烟瘴永遠充軍至五虎崔呈秀等五魁田
 爾耕等呈秀窮兇極惡爾耕許顯純怙威噬人最為可恨
 宜正刑書餘各遣戍而奸弁張体乾以詛呪誣陷劉
 鐸亦擬斬復罪狀魏忠賢曰忠賢挾先帝寵靈箝制中

下及城中先同黨家
 而徑于湖中向下

命且連綴鷹犬必搖動乎中
 以收自衛之名

則稽詔而革封銜至推抑難堪竟甘心于非命言官死
 杖大臣死獄緹騎四出道路驚魂告密一開都民重足
 生祠遍海內半割素王之官訣頌滿公車如同新室之
 世至尊在上自命尚公開國何熏教分茅土尚嗾弄恥
 之穢侯欲如九命疊出腹心之內党遍踞雄邊于至出
 入禁門陳兵自衛戰馬死士充滿私家此則路人知司
 馬之心蓄謀非指鹿之下者也天討者首加寸磔為快客民

七十三員今五百二十七員歲費俸米四千有奇官俸
非漕糧比外解止蘇松常三府三萬餘石耳且冊中如
魏田客崔諸姓皆奸党清法當不俟終日上皆立行之
既改刑部疏辭有望品端澄明允夙著爽鳩正席倚毗
方新之旨因會鞠魏良卿獄及侯典國俱決不待時光
先璫六奇發烟瘴永遠充軍至五宍崔呈秀等五魁田
爾耕等呈秀窮兇極惡爾耕許顯純怙威噬人最為可恨
宜正刑書餘各遣戍而奸弁張体乾以詛呪誣陷劉
鐸亦擬斬復罪狀魏忠賢曰忠賢挾先帝寵靈箱制中

外交結客氏睥睨宮闈其大者如嗔怒張國紀則立枷
而殺教命且連縱鷹犬必搖動手中宮私憾成妃裕妃
則矯詔而革封銜至推抑難堪竟甘心于非命言官死
杖大臣死獄緹騎四出道路驚魂告密一聞都民重足
生祠遍海內半劊素王之官諛頌滿公車如同新室之
世至尊在上自命尚公開國何熏教分茅土尚嗾妄取
之穢侯欲如九命疊出腹心之內党遍踞雄邊于至出
入禁門陳兵自衛戰馬死士充滿私家此則路人知司
馬之心蓄謀非指鹿之下者也天討者加寸磔為快客氏

妖墓食月翼虎生風輦上生息必聞禁中搖手相戒使
 国母痛懷于憂憤致二犯久抱手沉寃且先帝孫苗之
 且詐傳瘡子尚以儉一為嫌私藏見籍之賍絕代奇珍
 皆出尚方之積通天是罪盜国难容若崔呈秀則人類
 鳴鴉衣冠狗彘誰無母子而金緋蟒玉忍不奔喪自有
 親母而婢膝奴顏作閹乾子握中樞而推弟總鎮位司
 馬而仍提蘭臺總憲夙仇迫為池中之鬼銓郎乍嚇驚
 懸梁上之環几逆豎之屠僂士紳皆本犯之預謀幃
 幄送娼挾妓歌舞達于朝昏鬻爵賣官萬金高于北斗假

山冰泮遊釜鬼銷雖已幽快于鬼誅仍當明章于国
 法其餘魏良棟鵬翼魏志德等及崔鋒崔鏜等或赤身
 袒給或黃口嬰兒濟惡而玷賢書無功而櫻世爵均應
 殺商大快羣情殊忠剛賢于河間尸呈秀于蘇尸客氏
 市魏志德等發烟瘴永遠充軍盖典振瑾之誅同稱快
 云于是清廠衛羅織之獄李承恩寧安大長公主子也
 以擅用龍袍龍盒為叛僕誑首問斬公謂據律借用違
 禁龍鳳紋杖一百後三年即使承恩不在八議之條亦
 云死法况世廟之親甥乎得改從方公以御史監遼軍

不宜比守邊將帥例惠公亦不宜引交結近侍律皆得免萬公劾逆璫築墳僭擬皇陵矯旨廷杖被亂棍箠死復坐贓三百江西陽巡按追解京矣公請令原解官領回還其家焉上新舉召對盛典召公見文華殿令部大臣各陳所見公疏言刑官舊為清曹祿西翰如王守仁何喬新王世貞輩多為名臣近選人趨糴途爭避刑部其視刑部甚輕故屬官志少振作宜倣成化間尚書董芳言令本部辦事進士同各司問刑夫選時戶刑工三部均選有才品者優典陞調各司到部未一年不許借差

回家錦衣衛慘刑宜汰而以防內侍預政黜租飭邊為第一義謂漢唐宋盛時主德英德明決去所謂張讓趙忠田令牧童貫者決去所謂稅間架開官布放青苗手突者四譯來王亦去所謂輸歲幣誦獻納者又引劉忠宣對敬皇帝有曰但得事如今日典臺閣議當而行久之自治中庸言不息則久至于博厚高明配地配天為皇上望皆得溫旨褒納方嚮用而合力以病請因賜馳駟歸蓋異數也公諱茂相字弘家號別石水其先光州人徙晉江曾祖春祖環以子潤貴封御史父士潛累

封都御史三世並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公幼穎異有器度為鄉前輩趙公恒所知嘗學王公世懋耿公定力試竒之辛卯舉于鄉連第時年僅二十六耳通籍四十年乞休沐者七家食二十五年唯進易退始終完節有古大臣風封翁家教嚴公奉侍恭謹不啻石建事父奮也父在時祿盡歸親囊無私蓄與諸弟推產分甘妹氏死烈為置孤卵翼視弟侄云異雅嗜圖史不善微逐宴會門庭蕭然尤喜獎借善類至不善避之如臆嘗教環曰仕云築垣務謹其基、厚則高不墜

又銘座右曰典物云競遇事有為故自閱四朝士大夫忤璫者身危媚璫者名汙而獨超然評論之外非偶然也其學以宋儒為宗以鄉祭文莊李文節為槩而于本朝名臣言行尤慕嚮之嘗緝為寶善編他撰述如先覺要言讀史韻言正氣編教家三書浙漕戶刑章奏除妖公案定亂紀畧東征行稿保約全書暨詩文行世有弟茂杓戊午舉人王子文昌文燾文燿而昌燿與余友善世其家學史氏曰明蓋有三璫云振理暨忠賢而三注直輩其小也然皆啟朱邸入續之兆景帝以邸肅皇以

明文海 卷三十一
興今上以信而忠賢則我皇實手笑之字內稱聖焉攷
司寇表識振者俞長洲士悅謙瑾者劉鄆陵璟謙忠賢
者公斯亦千秋快舉矣環道浙淮及在中秘觀鼎革之
際頗習公行事嘗取宝善編衙公鮮不合公真大臣哉
故著其大者于篇俾後之君子得有考焉

傳相公傳李世熊

公諱冠別號寄庵江西進賢人也初名元範中萬曆丙
午科鄉試第二名後易今名中天啟壬戌進士傳臚第
二名歷官十一任拜礼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崇禎

已卯累疏乞休詔許馳駟歸里家居者六年弘光乙酉
夏大清兵渡江三鎮叛降江西淪潰闔之餘孽王体中

李如熊

羅宣明傳

公字宣明住公宅掘取積藏元數世誥

公潛入閩中時唐藩王位福州自稱隆武閩至公去官
存周鼎言趙公授事隆武二年丙戌三月手詔公督師

恢復江省專理湖南勦按事宜賜上方劍便宜行事既
臨印武前軍抵建昌界而餉已告匱後軍逗遛不前遠
聞警報輒輟營歸公知事不可為十二疏乞罷遣泰寧

明文海 卷三十一
興今上以信而忠賢則我皇實手笑之宇內稱聖焉及
司寇表識振者俞長洲士悅謙瑾者劉鄔陵璟識忠賢
者公斯亦千秋快舉矣環道浙淮及在中秘覲鼎革之
際頗習公行事嘗取寶善編衡公鮮不合公真大臣哉
故著其大者于篇俾後之君子得有考焉

傳相公傳李世熊

公諱冠別號寄庵江西進賢人也初名元範中萬曆丙
午科鄉試第二名後易今名中天啟壬戌進士傳臚第
二名歷官十一任拜礼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崇禎

己卯累疏乞休詔許馳駟歸里家居者六年弘光乙酉
夏大清兵渡江三鎮叛降江西淪潰闖之餘孽王体中
者領大清兵突入進賢掘住公宅掘取積藏凡數世誥
命賜物蕩然一空殺公嫡孫傳鼎乾掘公祖基燬家廟
公潛入閩中時唐藩正位福州自稱隆武聞至公差官
存問累詔趨公授事隆武二年丙戌三月手詔公督師
恢復江省專理湖南勦按事宜賜上方劍便宜行事師
臨卽武前軍抵建昌界而餉已告匱後軍逗遛不前遠
聞警報輒輟營歸公知事不可為十二疏乞罷遣秦寧

荐舉職方江隨者以進身岐路思立名自重疏論公擁
兵糜餉玩敵擾民公辭解兵柄遂置詔赦江隨許謝事
還山園寄寓秦寧門人江亨龍家亨龍壬人也初以
閣部名學曲執弟子貲非道交也丙戌九月大清兵分
道江西入邵武秦寧復避秦之分水村即亨龍故居
也亨龍同子養源私計公常握重兵大兵索公必連居
停不如自首乃免于是大清師果索公養源造公告急
曰江隨父子曰大帥必生得公矣源家百口公是視耳公
信之蓋江隨前有為公授杖事養源因以此中公

乞死不悟為亨龍所賣也但曰一死報國吾事已畢鼠
子嗜肉所得幾何徑自投繯養源跪抱公曰公不生見
大兵者江氏百口太碎矣旋指庄客輩曰即此族何辜
忍令為血池乎于是庄客數十人競縛公就輿擲蜀間
至有以掌摑公者既抵帳大帥李成棟親解縛延公上
座相勞苦執礼甚恭間進曰公大臣也釋苗當取令旨
非成棟所尚願國法難令特嚴異令以逆論倘委曲相
從者成棟保公云他此後攀鱗曳尾惟公之便公詫歎
曰冠受國恩重忍作兩朝宰相乎居久之成棟復進曰

公髮種、矣無自苦也但稍自屈抑即當委曲報聞耳
公厲聲曰汝知千古有文、山乎我鄉先進也吾鄉無
叩頭宰相但有斬頭宰相耳成棟自是不復言然事之
甚謹夜宿溪頭公私起欲投淵為守者所覓而止宿石
牛關捨頭欲死者復阻之遂護衛至汀州起居飲食
成棟必偕成棟既率兵入東粵汀州鎮將李發復衛公
如初一日對奕局罷發閱文書忽請曰公必不順本朝
者今奉令旨收公矣公欣然起曰早畢吾事之爾賜也
整衣冠向南拜曰臣負國去狀死不足惜復向西拜曰

祖宗暴骨惟冠之辜慚見先人地下當是時發之部卒
皆涕落去忍加刃于公者雖賞之不從也惟從征太守
李友蘭家丁二人受賞而施刀焉公遂授首函寄汀獄
蓋丙戌十一月二十一日也是日晝晦悲風震瓦汀人
無不茹涕者家人傳國貞等負公骸權葬于汀之羅漢嶺
與忠誠伯周公之蕃墓相公望首在函者時或去故動
搖其地凜如霜雪非寒而慄丁亥五月間忽吐白光中
夜如旦數見夢于獄囚之冤濫者獄囚祈卜皆奇驗牲
醴拜奠遂無雲晷已丑三月公之子來乞骸歸葬得請

始合身首而更斂之四大皆作金黃色異香遠聞舊衣
 一領棄墓側者風雨經年帛色如故行道傷之咸指此
 相公衣也云忍動者冬十二月寧化丘賴教生吊公故
 墓見遺衣儼然被襲而歸每示人曰此經水土風日歷
 歲不能敗者是亦有神也蓋歎且泣者初分水就執也
 曰公嘆曰負國重恩永懈泉下奈何奈何因以足三頓
 地夜半風雨大作所頓足處崩陷十數丈悲夫氣可搖
 山岳而不格能門下之梟獍天之不勝人也久矣夫論曰
 四郊多壘御大夫之辱也况君死社稷臣得獨生乎又

况秉國鈞式百僚與君同心德之臣乎甲申之變燕鼎
 危移耳鉉盡缺自范景州外如陳如方魏如李王等或
 露裸賊庭哀呼婉轉或輸賄祈活緩戮須臾或抱頤雞
 栖尖阜鼠竄甚有天子賜坐親奉劍救餞酒尚溫而降
 旂旋豎者論道經邦之席遂為囊羞納垢之區此前代
 所絕云談之猶腥齒也及黃漳浦藏碧于留都傳進賢
 滅血于汀水楊清江粉骨于章貢瞿于山碎齒于桂林
 三百年三台再權兩雖補權輔臣報國僅如此若夫貴陽相安叩頭搖尾
 轉瞬封屠輕于蟻螻嗚呼當其身傍日月榮備蒸龍一

且受整承唾不知人間羞耻為何事其視君父至情膠漆不屬又何怪狄慶之鋤袁陶穀之族李乎么歷江氏予奚責之矣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二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傳六

功臣

方伯節庵陶公逸事狀黃佐

儒生持文墨以自銜而謀則迂俗吏執政刑以操功而理則用二者皆過也闇然而學霈然而施遜志含章見諸事為斯其優乎佐童子時日遠先大父膝每先君侍食輒語論古今諸鉅公嘗曰夫人豈易知哉方伯陶公

雖出恩蔭然積學屬文魁儒固莫之逮也因及公行事
縷々惜也頡蒙久忘之矣嘉靖丁亥自史局歸省方修
郡志即有陳臬之命大都掾邑乘草次成書而藩臬名
宦無所于徵門人同事者今州守吳公昇乃隨所見書
之稍為更定不暇精覈若公亦其一也及視學西廣修
通志時已上疏在告諸生惟錄今侍郎唐君平侯舊本
以塞責于公傳尤畧迄遯歸而梓行覽之必嘆適大忝
徐君健夫過談及之徐君曰子亦知陶公之嗜學乎昔
宰新會遺恭嘗告我矣公之丞縣也年僅弱冠居無幾

何而王尹重至重江右宿學也見公英明行事老吏不
能欺心甚器之因謂曰丞嘗問學矣乎公竦然起對曰
某從先大夫在浙曾受業周先生先大夫沒而學殖落
今業已為吏其奈之何言訖泣下尹慰之曰丞無悲我
為丞師可乎公雪泣對曰幸甚願安承教因下拜執弟子
禮尹乃與公約曰每晨後當授丞以經史講解大義
然後出視事于丞何如丞能無辭煩難乎公喜見眉宇
又下拜曰幸甚謹敬如教自是皆誦覆講日有新得尹
亦喜曰始見丞風儀扣丞才識已大過人今敏學若此

吾雖叨甲第萬不及也異日必有大顯庸為國名臣丞
切無忘吾言未幾尹卒于官公執喪一如父師治其後
事盡其歸素甚周且厚臨行謂尹二子曰先公廉而貧
其教受其過于骨肉如天之德何能報乎曰後兄弟倘
不能拔巍躋臚勿憚一來或幸如先公言計數年某元
可至方面此時當有以處子其識之二子泣謝而別
喪未抵家而公已繼為尹矣及荐陟臬僉二子學無所
成果身笈而來公穀館豐倍使依其族人之在瀧水者
已而錄為瀧水库生廩餼之皆得貢為學官云嗟乎公

之學行卓々如是而碑傳漫不之及何耶世徒知開府
蒼梧創祠崖山章疏文出公手而不知其學術所自嗟
乎王尹之教公與公之報王尹雖古人中蔑以加矣位
方愧不能詳公志而徐君言又與先大夫父合聽與之豁然
惟恐其盡也徐君又曰夫子明訓好謀而成陶公用兵
如神要亦學本于此我國家以軍衛民無所謂民壯天
順以後始募之後乃列諸租庸公在新會擇子弟之材
武者為敢勇日訓練騎射熟其為人迨將出師將擊東
則聲西人莫能測公署後為池而亭其中居常不安橋

板夜靜乃呼敢勇之可與謀者三教人爲先渡一人與之謀既反然後渡一人又與之謀盡三教之謀而擇其可臨期制宜則出三教人之外雖三教人亦不之知也謀定則發兵皆莫知所往惟視旗所向或于文移封上硃書視之以故常出賊不意戰則必勝今則羽檄四馳繪圖擇日將踰歲時然後吏士始注鞞鞞及往則蓬藿已翳射豹矣嗟乎求好謀如公安可得哉近予同館臬俞李君時言將祠公于名宦予偶往報謁而出至門乃問予以徐君之言告語未畢李君塞予還坐書之喜

曰信如徐君言豈惟想亘一邦當芳耀于青史亡窮矣彼於科第騁華藻何爲者哉爲之三嘆公之聲烈其動人如此公壻余君世亨以予與公孫瑞之有連乃偕瑞弟舉之俾予狀公逸事予不辭而書之俾刻諸碑陰用安公靈公

王憲副汝贊傳焦竑

王公名化字汝贊西粵馬平人爲人圓背豐下目炯如電少倜儻有大節而好奇謀世居郭外尚橿忽引其黨來畧公披橿衣雜羣輩與俱出入識其鄉黨乃里中

惡少取泥塗手佯撫其背曰兵至矣蓋歸已而官兵四集公曰某人者寔渠賊試招之出禦彼恐人疑必來其背有掌跡者是也衆驗之果然送官笞殺之後三日賊又突至公已偵知之躬率數人伏其間俟賊半渡蹴而擊之擒斬十七人餘皆溺死羣撞營公謀發公墓公窮日夜驟增其壞賊至火光中見與初墓迥異疑為鄉黨者所誤竟解之去墓賴以全嘉靖庚戌之變公從父職方公城上望見鹵大呼曰得壯士數十人可破也職方公目攝之乃止未幾職方公坐累係若盧公為擊聞鼓

雪之聖怒旋解得出名振京師壬子舉于鄉己未授湖廣石門教諭壬戌以最遷廣東平遠令平遠故賊藪岩險端悍賊穿窬箴石中動以萬計輕囂妄走江閩間咸被其害當事者建議設提兵并伸威道猶不能制至是乃請縣之公初至謁督撫即請行縣督府遽止之曰今賊勢如矢奈何先失吾令公搢然曰不可縣立也新而不置官賊心益不安且我不入當誰入者竟單騎以往進其父老諭之曰若屬盤牙有年罪不可赦我既奉命來為若父母一切熟惡寘不問所不悛者有一劍耳

眾叩頭唯、公高睨大度日坐草亭中治事闢垣壘物
土宜興教化復邦賦蚤作宴思推誠已責凡所以卵翼
之甚備一日長田人假牌捕賊公輒庭教之曰環視皆
良民捕者為誰長此不已使人、自危立榜赦其人眾
皆感泣羅拜曰始見公之胆而已今乃見公之心矣于
是各寨盡出所掠民間子女一時扶携歸者三千餘人
間巡行寨中至則呼其首治食、畢則斲卧以兵餉置
其家又時、命優人辦演雜劇所謂忠孝故事以聳動
之無不疚心思復但若創痛痛仰閱煥沐有更生之

樂矣一日南康被圍劇賊李文彪者塞倚懸崖前為木
城機馱石以待公入援負羊數百頭帚其尾夜從之
上賊見火疑已登城遽發其机石累、飛貫我兵力戰
公由懸崖徒步自後入從數十人齊蹠之且擊且射表
其眾賊大敗文彪跳身去已而被江日照于會昌截葉
丹棲于石鎮璫温鑑于程鄉破伍端于成江口所向無
前遠近諸巢穴見平遠旂幟望風披靡多折戈降者而
梁國相獨負其驍敢屢服屢叛南贛徵兵討之公念曰
相國寧族此誰賊而馳騫擊之我城未固家屬棲荆棘

中猝乘虛為至吾事去矣于是寄之會昌臨行指其幼子元與妻計氏決曰吾今行未知勝負所在脫有不測謹護此兒歸慰我兩親耳直抄抄黃沙石子嶺與賊遇我兵少却公怒馬先之獲三人殪三十餘人明日督兵搗賊巢賊惧使人來會昌曰王平遠陳亡矣計拊膺大慟遂自刎死報至公不為動曰狡賊乃敢警傷吾妻子乎我男子也死且不顧寧顧家耶諸軍皆飲泣自奮公乘銳崩之面縛國相等八十餘人賊等悉平乃赴哭于會昌隨購得賊所用間者戮于市聞者莫不稱快部使者

上其事世廟兩賢之乙丑詔所在立祠計氏而公即晉為廣東按察使伸威道副使丙寅大征二源時五哨進兵公居其中賊獨多山獨險兵獨少先是英德哨失利坐踞者五六百人賊積骸骨為山謂之人頭山公詢土人得其危塞夜從撐腰石襲登土嶺天明眾見前人頭山又嶂復木深無不鼓弁咸欲出議請濟師公曰勝敗無形惟計之得况我兵已深去賊不遠萬一目我退出覆諸歸路夾而虜我則一人不可生矣乃晌兵日莫成日鼓之分左右中三路以進賊有赭旛者振飛而上

莫成一矢斃之衆賊牆立公拍馬爭下橫衝直突應手
而倒公追至牛神運會暮斬首百二十級次日由間道
復進見賊衆見坐寨中以為前英德哨兵燼略無惧意
公遽勅旌第凌巔設奇制敵賊潰尾其後遂傾巢大破
之前後斬首一千六百有奇深谿絕岸之間幾無噍類
矣公遇敵輒奮臂當先短衫敝屣與士卒同結束教有
人至軍者皆不識語之皆不信營中荐草假息不責供
帳濁漿糲食若厭梁肉其于懸車束馬之隘徒行至數
百里不勸公既甘苦食淡行間所得貨財人得自有之

下走馬卒亦使之得以盡言以故顛倒才智柔剛辨強
皆樂為之用然性慷慨臨事裂然無高斷無少退讓捐
身赴公不肯苟為媿嬰自二源之役廣贛兩督府主之
兵馬糧糈廣七而贛三公據寔報功而禍由此胎矣適
公以職方公喪歸忌者遂以蜚語中之公既逮至百姓
聞之哭聲震天相與詣闕上書上亦廉其無罪尋以倉
事備兵惠潮云公在廣贛間先後十二年名賊宿猾悖
稜公名已久至是皆糜至公拒之曰我去則叛來則降
是二心也其首泣對曰公招某等無猜無擾天施露覆

那得不服若其他則直視為賊耳惟賄是聞無賄則蠶
粉矣今日之未進退生死惟命所不敢怨公為之於邑
乃復署為兵或疑署賊為兵安得所餉公曰彼皆吾民
也故皆有田撫之失道則聚為賊而直食于他我且不
得其用業撫之矣彼還為民其田自在也我得其力彼
得其田所謂兵餉兩足何復議餉哉公惟臨陳交綏不
少假借及渠魁投首餘党悉為安置與之生產所全活
不下數十萬其已降而健戰者即分部之麾下無有異
同以故同時用兵者兵日增餉日費枕若不支而公以

賊攻賊因粮于敵不煩厝計而功已成前此所未有也
未幾復丁內艱甲戌以大察失其官居家農圃自娛人
罕識其面後數年邊陲多事東結倭北連鹵西起播酋
夫文儒却臣未可與議兵往、別求雄豪愛駕之才不
足支一面滿朝舉屈指先公而公已死矣公僚友羅野
庭嘗稱之曰中年三異公有六為明經起家而精武技
一異也取小大夫而饒胆勇二異也征伐武事而兼陰
德三異也清白廉吏而好施與四異也疾惡剛介而能
容忍五異也臨敵應變神奇百出而居常與人要約一

言終身不異六異也識者以為知言初公馳驅戎馬間百戰之威未嘗少挫尚賊聞之皆稱為殺人王公愀然曰我世奉儒素而徒徼狂疾之功以為名此豈我心哉第臨敵难于兩全吾不敢效宋襄陳餘之事則不得已為朝廷百姓屈也此心亦付之天耳死之日引火燒其書曰無為子孫累也子元舉孝廉有父風論曰向予嘗伏讀世宗肅皇帝寔錄見公戰功犁然曰烈哉公之于國也忠臣節婦世濟其美盛矣及得公子元所為家乘益知其本末因為含梓者久之夫國家爪牙之寄不為寶惜而忌尤媚功者必欲明勢以逞之為快及其有事始跋而思之豈有及已彼烏知所稱夏皮冬絝者乎公雖往而子元蘊奇結憤所為成其志者當于此在公亦可以自慰矣

梅大中丞傳袁中道

梅大中丞名國珍字客生楚之麻城人也少俊朗有大畧能詩文善騎射既舉于鄉遂挈家居長安久滯公車無意仕進鏗采埋光無復圭角嘗曰人生自適耳依憑軌跡外張名教酷非所屑嘗與海內之文人詞客花月

晨夕分題賦咏為騷壇主盟遊金吾戚里間飲鍾酒兒
非公不歡筆札唇舌為世所榮孟公驚坐樓緩合簡下
至三河年少五陵公子走馬章臺枝射平原酒後耳熱
相與為裙簪之游調笑青樓酣飲酒肆布衣楚製出入
市廛摩挲鐘鼎膏評書函大鼻長髯有若劍客道人之
狀識者固知公愛憐光景耗磨壯心與俗沉浮不用繩
檢而外坦內朗宏量沉机真謝安石張齊賢之流也癸
未登第鳴琴畿輔笑談視事不令而戢邑多中貴數擾
條教公誣其言崇其礼皆畏悅以去入覲騎駿馬帶長

弓控羽箭偕侍史蒼頭十餘人作健兒裝沿途逐狡兔
射野雀他邑令值之大駭以為探丸人熟視則公也以
政最入為御史壬辰春寧夏逆兵劉東陽許朝暉拜時
承恩土文秀等忿巡撫党馨裁制翔卒特起殺之遂挾
城掠堡反督臣魏學曾以變聞朝廷旰食公上封事大
畧言賊不足畏獨虞秋高馬肥引衆窺邊禍且不細為
今計者惟擇驍將守邊使不得入而後賊可攻臣見大
將李如松父成梁弟如栢等俱足勇無忝宗文李懇且
世受恩國可使也上命如松往而公監其軍公乃與如

松馳寧夏城下時賊嬰城自守外示卑順以緩我師廣
結邊外以為聲援意待秋高兵集肆其不逞公以一受
降白旗監之城南衆聞公至乃索見公面陳歸順公許
之東陽李朝等梯城而下劍戟鱗次刀芒耀日城上皆
控弦挽弓以俟公單騎而進與東陽執手折論神意安
閒詞語慷慨朝露刃擬公之笑而受之賊不自知其膝
之下也然賊意終奸狡甚欲求鈇券世守西夏公悉
力攻城因風縱火燬其南樓曲招降人以安反側用水
灌城會守將失防決堤功遂不終然賊益惧所恃者北

軍耳延至初秋北兵教萬果自沙湃大入斷我糧道賊
遣通官二人為其鄉導餽以金帛充溢及部落奸人皆
有贈貽又括城中女子千人啗之令其來取衆以故衆
為之用所至守將不能禦至韋州慶陽殺人馬牛奪牛馬
無數及渡河從李剛堡入離城僅三十餘里公曰事急
矣若待督撫傳示緩不及事麾下將李如樟挺身願往
攻擊公壯而遣之李如松等諸將奮勇接戰斬獲過當
我軍歡聲動地大克捷賊大失望當是時賊失外援自
知必死然詭言朝廷有招安詔為諸將所匿諸將欲盡

殺城中人以怖居民故皆為堅守公度賊勢城中尚可
支一年若至嚴冬此地酷寒我軍不得屯又恐燭衆復
入至生他變大可慮也季秋八日之夜恐有三人來營
中云諸賊以重陽悉入大城寘酒南城空虛可入也蓋
寧夏城有二重分南城大城云諸將不之信以聞公
曰時不可失也覘之果無城守急令李如樟等上南城
公繼至時餘將多次且搃兵牛秉忠年七十賈勇先等
公從城上語曰老將軍登城矣諸將何怯也遂相次上
城公念衆未易約一妄殺則大城死守不可復得乃大

云生擒者論功不以級凡我軍生擒一人即予紀錄而
仍縱其所全活者數千人城中大喜然炬照視盡設
香案遂得南城賊勢益孤我軍從北關攻大城益急賊
以南城居民子女親戚之在大城者盡縛之寘長竿上
南城居民痛哭訴之公諸將皆愕然無可為策公令指
揮董正誼呼謂賊曰監軍已往取許朝之女劉東陽之
母笑若不釋放亦如之賊聞傳呼良久人心始安仍示
以未殺降人賊覺驚喜公廉知許朝劉東陽意欲獻城
而憚呼氏父子強其中可間也乃覓居民與呼相識者

得一人曰李登令其行間持諭字往時所曰若併劉許
罪可贖也時見之果執手哭曰吾父子生矣召其党畢
邪氣等計議須得符印公據乃如約登至公密與免死
劄付入城時賊土文秀自作逆後屢有歸順獻之心劉
東陽知之乃偽病托文秀後事文秀入問疾遂赦之時
承恩至南門殺許朝父子畢邪氣至北樓見劉東陽未
及語頭墜地時氏父子至南門以殺賊告公遂開城門
嚴申軍令不得妄殺一人城中皆解甲焚香以迎王師
公念事之殷也脅從頗多渠魁既誅餘可寬貸各賊家

丁宜分屬諸將標下撫以恩惠皆為有力健兒時氏父
子即不可赦宜寘囹圄以俟天誅庶人心不復驚擾而
各賊資財足供賞軍之用刀刃不血保全一國生靈寔
竒功也而督臣忽有傳示云本日内不殺時氏父子及
諸從賊者以賜劍從事遂盡殺時氏及家下等軍卒爭
功恣意劫奪財賄悉被抄畧居民蕭然一空公殊憾之
以賊平聞公不自居公賞獨後僅晉官蔭一子金吾百
戶不世然天子心知公能明年遂陞大中丞開府雲中
時降王款塞公以靜鎮之公嘗曰婦姑亦有勃谿何況

華夏當事者遇有爭無偏輕重可潛消邊釁每遇華人盜夷物者寘之物無貸公一日大出獵盛張旗幟令諸將盡甲而出校射大漠縣令閔揚怪異之曰今秋成出獵多損稼公乃多事矣後教日得間諜云衆欲大入邊以有備中止閔令乃嘆詫公用机之神也諸游客走塞者上多以竿牘來主者致諸將校將校無所出斂戍卒餽之公曰吾安能以養健兒者媚無益之客乎卒不教見也公清廉又耳目長諸將領不敢過為股削邊卒以飽督宣府時拙首遣人送良鉄五十斤云彼中某山忽

産此鉄公不報但命工鑄為劍淬磨甚精及彼來市公禁諸邊勿與鉄鑊彼衆大譁公出劍示其使曰前者汝王所遺鉄中國殆未有爾國幸有佳者何用此方下産也彼衆聞之歸怨拙首拙首詞屈乃遣人來白云某知罪矣前鉄寔中國市來彼中安得有此耶為誇耳公曰我以至誠待爾此後勿復作此狡獪仍命以鉄鑊與之公雖令彼不敢欺而每遇彼飢輒以賑濟與華人不異故彼皆感泣酋王稱之為父其忠信行于蠻貊如此後以憂歸田既除服不及起用而卒公性坦夷外寬內嚴

終身不見有喜愠之色毀譽當前不復致辨倥偬之中
愈見暇整綜理縣密筆墨皆有方畧口無臧否忽出一
言其人立見飲啖兼人後房姬侍繁多亦無華飾頗有
夏侯妓衣之謂公夷然不屑文詞甚典腴詩有奇氣不
多作尺牘工巧甚喜射至老不倦每會宴多以寒具為
的與賓僚共射之晚通禪理女澹然以孀為尼公不之
禁澹然戒律甚嚴于道有入父子書牘往來頗有問難
方公之開府雲中也予時客長安公以字來訊予荅以
學道未契汲求友公復以書來云貫城之傍有日中

之市焉雖無奇瑰異物而抱所欲者各恣取以去求友
亦若是耳公欲于此處求友顯靈宮古柏婆娑委地作
虬龍形東便門外柰子花如錦幄可容二十餘人晉陽
庵中有唐鑄觀世音相沙窩水葛道毳順城門外守門
老中官射亦不佞教十年內所得友也公倘欲之便以相
贈其持論蓋如此後邀予至雲中晤言予少時有奇氣
相見直坐上坐捫虱而譚公待之益恭每有所論公退
而疏之一詩成公曰真才子也嘗于沙磨河宴酒大合
樂泛舟辨論蜂起公自謂教十年來無此樂率將佐出

獵公與予並馬笑談千騎圍繞苑管清路呼聲震地箭如餓鴟叫抵暮而歸灯火晃耀居民摩肩以視大畧如子瞻遊西湖從湧金門外入也予偶與諸狎客野飲公忽至遂共坐與諸人調戲略無忤意亦不問姓名而去一日暇公謂予曰料理堂事入衙偃卧令兩婢搥背便遇一日真可謂無事予曰公于此道曾有所入否公曰我昔聽方湛一講論有所入至今灑然予曰護生須是殺、盡始安居公未搗其巢穴而遽尔安居未可也公曰殺之何由予曰此拔刃自殺者也或于文字上殺或

于朋友聚談時殺或于無義語上殺皆殺机也若是則吾欲公厭事矣公曰善于是深研悟理予自雲中別後不復再晤不意公遂去世竟未圖一合併已矣已矣何時復見此偉人也袁子曰世之名位蓋前定焉公為孝廉時：大冢宰王公為子覓禮經師未得王公夫人夜夢一人謂之曰公子師麻城梅孝廉也其人官爵與堂上主公同頃之即見孝廉坐堂上長髯而鼻如拳寤以告王公王公明日往謁麻城劉大金吾守有曰公邑有梅孝廉否公曰有之不佞兒女婿也王公即托劉金吾延

之後王公與公飲夫人竊窺之長鼻大鼻依然夢中人也王公後乃語梅公以故公遜謝一日王公對賓僚言此事曰梅大將來名位未易涯也少宰王公家曰孝廉已非壯年即明年得第至八座亦頃近三十年蒼矣時恐不得待也次年公即成進士為縣令未滿十年為大中丞晉少司馬所贈官正將冢宰同夢中之言不其符乎梅公初無子近六十乃生子不殺之報也

特進左柱國少師兵部尚書恒岳朱公傳陳子龍公諱燮元字懋和浙江山陰人也家世以仕官顯公為

人沉毅詳審好大畧研學慮事皆務精寔不高浮夸質直素行進退必以禮自其為諸生時已如此舉進士拜大理寺評事五載遷寺正奉命慮囚山西平反者三百人時有土豪以睚眦殺七人自臺使者至郡邑長吏咸為所持獄久不決又輦金錢京師屬貴要為請寄公至晉首按其事辭驗公語衆曰天子命我治獄非一切縱解也廷尉天下之平無罪而收與有罪而赦寬等耳竟特奏論殺之朝議稱其正直出守蘄州蘄財富甲天下凡屬邑賦應輸府藏者邑先為贏羨資吏乾沒公立條

程使邑自封識不閱決吏手即屬邑亦無名徵民贏羨
矣公有撥煩才即治劇郡多暇日也以其閒集生徒校
讐經史勉以道義吳士丕然變風焉四載遷廣東提學
副使所取士多鉅儒顯人有借譽津勢者立黜之御史
某以巡按至自貴倨于公所錄外彊以二十人檄藩司
令與省試公大怒曰我奉勅專治士若何為者敢撓我
法謂我難一官耶盡除其名復榜為首者教人于市御
史恨刺骨忤害無所得人多直公而薄御史者御史以
罷去而公在粵滿六載念其父母年老棄官歸鄉里家

居者十年喪母服除起官按察使分巡隴右行部過首
山見一老者心異之下車與之言益知其異也求載與
俱歸老者欣然從之公遂師焉數月盡得其風角占候
遁甲諸書并古兵法臨別撫公背曰幸自愛異日西南
有事公貴極人臣矣又二年遷四川右布政使先是朝
廷以營建殿門採木于蜀令右使董其事凡竒才大木
生深山絕險遠異日郡縣委吏督工徒入山斬伐置大
壑中侯暴漲乃得出集于涪州吏因緣為奸利不顧竣
役類言不中程如是者二十年費水銀數十萬官吏坐

是逮繫至沈命者不可勝計公疑其事立趨駕至涪第其上下而簡料之凡五日而贏異材一千七百餘章盡釋諸繫囚而以不及選者給高貨商筭其直由江淮達京師官無資焉蜀田沿永樂中改籍田日益闕而賦不料為豪強所隱占遼餉起海內悉加賦公遍料蜀田正其疆界每畝均徵三釐歲省賦七萬五千有奇蜀人德之又明年晉左使是歲天啓元年也公既感老人言又夜則仰觀見參井之墟有大兵氣急議教軍寔募材勇人莫有應者至秋而蘭酋反蘭酋者奢氏其種心探獠

也洪武中歸附命為宣撫司世守其土教傳而至奢從周無子奢崇明以疏屬得立崇明性陰鷲謬為恭順凡有徵調罔不應命人皆狎之子寅尤雄狡負勇力納匹命拯護若黨友奸民何若海等為之用蓄不軌心聞北邊大有警備其為逆益決上疏願提精兵三萬赴援因以此以益治兵械遣其黨樊龍等將兵之渝城故增其籍倍所調王大中丞往蒞之餉弗繼也激其衆殺大中丞以下官吏無一免者遂反陷渝州時九月乙卯也已未變聞成都舉國惶駭公以方入覲就道矣蜀王自出國

東門百姓擁道遮面公、慷慨以討賊自任衆大喜于
是遣信使來傳持符發石碓羅網龍安松潘威茂建昌
諸道兵入援下令募白徒集市民治守具米粟在二百
里內者悉斂入城甲杖金鉄麻桌油炭之屬當軍需者
分督所產各郡邑守令凡二十餘日守禦粗備而偵者
至賊兵分四道奢寅自統木廣遵義兵自仁懷出合江
賊將羅乾象朱國思等統昇子出納溪夷來化等自渝
州奢崇明白長亭招合徵外別部諸蠻及納我亂民各
不下數萬皆會成都時郡民多懷異端有倡議城不可

守者公手劍誅之因與衆誓曰衆心不一內奸不除不
用間謀不任死士力戰于法皆不可守今日願先諸君
死此城願諸君無負國家誓畢則賊報陷內江所通州
縣三十有七皆望風而下前所遣將屯守柁木龍泉諸
險要悉潰敗公乃急斂四門屯兵登陴而守門未扃而
賊至矣賊聚其戈戟若叢林直薄城下以誇其衆大治
攻其攻城凡三晝夜公百端禦之殺傷甚衆遣人決都
江堰水至濠滿賊治橋因得少息賊反計久奸人刺客
布滿城內而無賴惡少年輸情于賊為其耳目乘間窺

發瀕于危者數矣適有天幸謀洩前後受誅者二百人
賊如期至輒懸首示之賊氣阻相距十餘日賊于四面
立望樓高八九丈或升高屋登浮屠以窺城內或告公
曰賊設瞭望必四出擄掠其中虛也公遂命死士五百
人突出奔營賊無備斬其三將燒雲樓而還越數日賊
又造陽橋陽橋者後如梯前懸橋高數十丈以牛數百
頭推之瞰城中人驚死者公專以火炮擊牛中其
當軛者牛駭返走公乘勢縱兵擊之大勝當是時諸道
援兵相繼至或轉戰得至城下或取潰以去然賊兵亦

日益增四面立屯無退意城中漸蹙裨將劉養鯤告公
曰寇深矣難以力爭有諸生范祖文鄒蔚然者被脅賊
營遣孔之譚來約賊將羅軋象內附不可失也公遣之
譚復往夜半軋象縋而入公宴之軋象意驕甚與公談
久之惟問江以南山川景物不及兵事酒半酣起跪曰
公天人也軋象敢不惟命賊旦夕滅矣公又命善医者
蕭德往來賊營賊梟將惟軋象與廖鎮權鎮權既中彈死
親信惟軋象既歸正賊舉動無不知而德等亦時來
告賊心疑待左右束濕衆心始携公又使牙將周斯盛

偽為書約內應以誘賊以名馬美人饋之又令斯盛自潛出盟而質其來使設伏以待之崇明果自至甫懸一人上松潘守兵不知被誘也大譟崇明驚走伏起獲其從者教人城中氣百倍力戰燒其旱舡攻具而援兵益集公知賊且走造水牌教百投錦江順流下令有司沉舟斬筏斷橋築嚴兵以待賊逸夜半軋象等內變賊營四面火起崇明父子策馬走僅免軋象等皆來歸餘賊悉奔潰時正月之晦成都圍凡百日解朝命得達公已擢都御史撫蜀專討賊許便宜賊之遁也郡縣得公

密教者皆豫設備四出截殺賊死者教萬被縛遞俘者不絕于道賊渡瀘始得休息而我兵以餉不繼追弗及先是賊以圍成都久不下其偽相何若海誑檄諸部我已得成都遍携金帛行賞搆之二月水西遂起兵犯黔水西者安六與蘭世仇殺宣慰安位幼弱安邦彥支庶也擅其政聞蘭已得蜀亦欲乘間據黔而蘭交倚為逆解仇盟詛相綴連又漸招合諸部勢復逞公以三月大出師復江安五月復建武長寧擒偽相若海所遣別將及酉陽石砬之兵復重慶殺樊龍六月復瀘州七月揚

將軍喪師于江門遵義再陷八月公督諸將吏分兵進討賊亦殊死戰至明年二月轉戰以數百計勝負畧相當卒不得要領朝廷加公少司馬提督三省公拜命會諸將議曰我之久不得志于賊者賊以合強我以分弱也于是列營納溪陽為進取而陰令大兵會長寧四月我兵壁青山岷乘霧奪險而入石砮兵亦來會遂入永寧五月破蘭州燒其九鳳樓蕩夷其巢二賊走客仲壩水蘭界也我兵以其間盡平諸部落降者撫定之時出兵窮追而賊轉戰入深箐不可卒得然永蘭已定開疆

千有餘里諸將吏咸願辟縣之以為封賞地公曰公等皆欲自營以欺明主不為封疆萬世計深山密箐其民猶鳥獸不可以中國之治也遂上奏以外四里膏腴之壤歸永寧衛隸叙州內四里深險坑瘠分給降將使各守其土為天子保塞二酋窮蹙寄托遠遁勢已瓦解然所居^絕險卒誅之恐徒費兵力稍寬以歲月當懸首北關下是時水西方覆黔師于大方宗明意頗倦且病寅驍雄自如乘勢復擾蘭公輒擊破走之安民亦恐蜀師之綴其後也假兵于宗明出沒蘭界以拒蜀公于重

購降人阿友阿引等佯得罪叛去大懸賞捕之或令販
鹽布造弓弩住邊界久之寅不復疑悉召用之因得通
外間約死士斬其腹心將賊左右漸稀意念徬徨益疑
不服釋之寅益不自得輒痛飲阿引等乘醉夜刺殺寅
稱官兵至餘賊盡奔焚其屍以首來獻時天啓七年二
月也先是朝廷以黔事急加公兵部尚書賜尚方劍督
貴州至是寅誅公移鎮渝部集分兵一意討水西而以
父喪歸明年上即位錄平蘭功加少保賚金幣蔭一子

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秋詔公仍提督貴湖雲南川廣五
省軍務巡撫貴州公抵黔周觀形勢即上狀曰竊見黔
中山林險阻苗夷錯處惟上下六衛一道經通逆苗慄
勇恃殺當示以必戰師已踰險如鼠聞穴中將勇者勝
若專在撫循至秋水涸寇必大至士不得已解甲者八
年于茲矣美不定計不立緩急失序首尾衡決爵秩太
易則衆志競將領太多則號令勢此前鑒之最明也如
臣愚策據險要立營壘飭兵馬練戰士以待其至坐得
致敵之術曩者諸將校坐糜廩食無以塞責竊取小功

自相矜誇此最無益邊事所殺或係他種非反者或掩
戮降人報功次失重夷心違聖朝柔遠之義今大臣所
誅叛逆耳環黑皆苗安能盡殺御以威信皆良民也六
衛腴田非此屬誰為墾耕者若罪不當罪是毆之歸賊
而自樹敵也臣當使肘腋安定軍伍充寔覲覲而動用
竒迭出期于滅賊不敢優游以稽天誅天子可其奏公
于是大簡諸將賞功罰罪更易署置各當其職人心大
和乃檄滇兵下烏撒杜安邊助逆路蜀兵出永寧抵赤
水扼四邊要害而親移師駐六廣逼大方鬼師莫德說

邦彥曰安邊在烏撒滇人不敢南下永赤之兵牽制我
後我當先破之取永寧以界奢氏取建武六縣以界法
舍然後挾烏鎮以臨遵義并黔及滇大事可圖也邦彥
從之以夕費芋防六廣小阿烏誑芋防遵義阿鮓怯芋
守鴨池三岔各自號元帥而邦彥號四夷大長老崇明
稱大梁王六月先抵赤水公謀知之授言守將許成名
佯不勝拔營去之永且戰且走誘賊深入薄永寧城公
知賊已入誘即令林兆鼎從三岔入王國相從六廣入
劉養鯤從遵義入邦彥聞有王師恚甚恃其勇欲旦夕

先破永赤之兵還拒諸將急索戰成名與永將侯良柱
鄧垓等約夾攻賊垓等兵始交成名與羅軋象統出其
背奮擊之賊大潰士馬自擠壓死者數萬計崇明邦彥
莫德等悉受創漢兵斬其首當是時諸部無不人震
讐崩壞鳥獸散王師蹙之可枕席上度而蜀將以爭級
發憤拔營先歸餘賊得稍遁去公移檄安位翰以內
附許自新位豎子不能決其群日復集兵迫脅諸小種
號二十萬以抗王師公大會諸將授方略且誡之曰水
西地深昧而多山險谿谷之間篁箬之下霧瘴陰雨莫

辨昏且林多蝮蛇猛獸即不戰聞而兵易疲且陸不通
車水不度舟奉饑者無以達也我深入險阻陷賊伏中
率以此敗困獸之聞未可輕也必屯險要四面迭攻漸
次蕩滌使資儲空竭賊无自斃諸將謹受命于是焚蒙
翳剔岩穴截溪流絕懸度盡發精卒馳百餘里或斬樵
牧或焚積聚暮還歸屯使不可測凡百餘日所得首虜
萬餘拔所鹵生口數萬軍行得響導輒發害粟就食而
賊飢甚斗米五六金劉養鯤又密遣其客入大方燒其
官室懸榜而出安位大恐乞降公弗許要以四事曰而

欲降者當如先朝制通九驛獻故殺王巡撫者及蘭部
通人并賊爵不得稱宣慰安位從其三集四十八日出
降誓不敢叛公受之而黠人自軍興未歲食楚餉百萬
不樂罷兵恐無所資相與作亂曰水西我不共戴履者
也必盡滅無使遺種殺其使奪其所獻馬公立斬數人
乃定而水西亦厭兵再遣使乞降公為上奏詔許之公
遂上善後疏曰臣惟邊徼雖安不可忘戰制外之法必
先內固水西自河以外六目九司之地亦頗廣衍今已
悉入版圖沿河要害臣所築城三十有六所近者控扼

其地制出入遠者聯滇蜀通商賈皆立邸舍繕郵亭建
倉廩烟火相望却曲相保塹壘木樵藪聯不絕鹵尤不
敢卒入為寇也鴨池安莊計河旁可耕之土通溝洫者
不下千頃事定之後無慮常屯萬人：賦水田十二畝
早苗六畝稍五之使自贍監酪藟芟出其中諸將士皆
身經數百戰披草萊立城郭咸願得尺寸以長子孫即
割新疆授之使知所勸謹條便宜九事不設郡縣置軍
衛不易其俗彼此漢相安一也地益墾闢聚落日繁絃
界既正彼不得以民不耕地漸侵軼二也黠地儉瘠仰

食于外今自食其土省轉輸之勞三也國用方匱出太
府金幣以勞諸將不足以爵酬之爵轉輕不若以地于
國無損四也既許世其土各自立家計經久遠永為折
衝五也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使
六也春夏治農秋冬治兵耀旗河上揚威武使彼日備
我七也從兵民之便願耕者給之且耕且戍衛所自寔
無勾軍之累八也軍耕抵餉民耕輸糧以屯課耕不拘
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伍使各樂其業九也臣布置有
謹昧死以聞上從公奏為崇禎五年加少傅兼太子太

傅七年論戮拜彥功加少師賚金幣蔭一子錦衣衛指
揮僉事世襲八年一品再考滿加左柱國九年公出師
誅探金兩江巴香狼壩火烘五洞叛苗悉平之水西之
勢益孤公又通上下六衛并清平偏鎮四衛道路凡一
千六百餘里設亭障置游徼商賈露處道不拾遺滇中
沐氏土舍晉名聲作亂朝廷命公討之名聲伏誅蜀師
侯良柱貪橫公劾良柱不法狀時有為之根柢者又因
永寧急級事修怨于公遂以蘭界發難龍場壩者寔水
西地水蘭相仇殺爭此地時屬蘭時屬水其後結盟崇

明敗水西假之以居其地抵大方七十里去永寧且六
百里山箐峻險不產五穀蜀人欲為設官屯兵以白廣
公上奏曰臣惟禦蠻之法始以不治既來則安不專在
政取也今水西既已納款殘蘭安敢負固惟當明疆界
使諸邦自耕牧遵往制職貢賦教世之利也若設官屯
兵臣愚以為不便夫守邊者但聞扼險不聞入險此地
陡臨蠻穴四面孤懸中限河水不利應援築城守渡轉
運煩費捐有用以事無用且內擊蘭蠻必死之聞外挑
水西扼吭之嫌兵端一開未易卒止如臣襲雷同之見

劄可喜之談誇開封闢土之功此人臣一時之利非疆
場之福也書上明詔詰責教四公持前說及推勘地界
卒如公議為安位死無嗣朝議又欲用兵郡縣其地公
上書力爭之遂傳檄所部布上威德諭以出降諸部感
公誠信爭納土獻重器公分裂疆土眾建諸部使其勢
小力分則易制各欲保土地傳子孫則不敢為逆遂上
奏曰水西各酋恃其險固向阻聲教今安位殄絕疎族
遠條臣奉明詔中禁止聖威遠播紛然爭立有苗耒賓納土獻印相繼于道臣惟水
西有宣慰之土有各目之土宣慰公土宜還朝廷各目

私土宜界分守籍其戶口徵其賦稅殊俗內鄉同于邊
氓大方西溪谷里比那要害之地築城戍兵足以丕振
國威永銷反側夫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楊氏反播奢氏
反簡安民反水西滇之定番彈丸小州為長官司者十
有七二三十年未聞反者非他酋之好叛逆而定番之
性忠順也地大者跋扈之資勢弱者保世之策也今臣
分水西之壤授諸酋長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凡其俗
虐政苛斂一切除之使參用漢法可為長久計制曰可
西南遂底定焉十一年春公薨于黔年七十有三凡黔

蜀之民訖于此蠻咸為罷市行服立祠訃聞天子震悼
賜祭九壇遣官視莖禮也公軀幹洪壯年六七十飲噉
如少年室無姬媵堂無翫好性介潔不苟取所至人服
其廉介鎮黔蜀垂二十年軍資贖鍰不下數十萬皆籍
之于朝居處節約如韋布之士焉其為人明敏而有度
量雖立矢石之下軍書旁午從容晏笑應之各有條理
居軍中久未嘗有記室章奏書檄皆身定之諸將較或
起卒伍或奮奴隸或由降酋公因材任使各當其用
法嚴犯者雖素所親愛必誅即有功廝養卒不遺賞故

人樂為之死御各部一以忠信不妄殺一人遠人懷之
相率親附故所向成功非專師武臣力也內江有年康
民者隱士也佯狂當兵未起時嘗語人曰蜀且有變平
之者朱公也及亂公召之不至凡有軍事密以告之無
不悉中公在黔猶時致書為公畫籌策公薨前一年
忽不知其所往後人見之于秦蜀間者此亦首山老人
之流豈所謂出替者耶公子三壽宜襲錦衣衛指揮使
兆憲襲錦衣衛指揮僉事先宣後軍都督府都事陳子
龍曰奢酋以梟雄之姿憑藉土地窺伺國募奮戈重臣

席捲千里有吞噬五州之志公無寸兵一卒之任徒手
而角之遂全名城復州邑躡蠻穴申天誅比功麓川播
州侈矣天啓之季改在闍寺公紀功之章不歸重闈闥
以此失侯偉哉其後再定黔難鎮撫西南安民納土此
尤章者也夫自漢以來通道西南蠻者疲所恃以事
無用故王者之道叛則誅之服則舍之不貪其土不臣
其民也公不為功名之計力抗縣郡之議有嘉折首不
窮兵威因俗制宜分疆裂土使弱而易制垂永久利忠
臣之節可為萬世法矣易曰師貞丈人吉公其庶幾哉

欣然其父獨不肯罵曰吾故市人家生子而能業吾業不廢足矣奈何徒儒生遊也然鼎每自課習夜坐餅灶下誦不休其父見其志不可奪遣之讀書踰年盡通其師所能師辭之時吳氏延師儒鼎就學吳氏亦子育之使學未數年吳氏子無能與鼎談者其師去鼎遂為吳氏諸子師還邑中諸儒皆與為禮稱唐先生不敢慢鼎聞同邑有王愚可先生者學甚博從而師之學春秋通其說去就有司試不得代趙生試趙生乃得上第以仕于是鼎謂為趙生日我學經亦勞矣而子乃以我而仕此

豈非天耶然不可無以謝我携趙生白金五十兩而去元末方國珍起海上不能制以重位授之國珍開府慶元求士為已用是時知向背者以為國盜也不可輔皆匿不出國珍聞鼎有才以計獲之鼎為所獲無奈因為之盡力為其府都事有廉名國珍弟平章事有人犯法屬鼎治鼎論如法平章之妻受賄請于鼎持不可曰今方氏欲舉大謀當用天下賢士一心守法曷使婦人得預事乎不許妻怒譖之繫鼎獄半載乃釋復起為上虞制上虞與偽吳王張士誠地相錯軍吏貴臣甚眾以鼎

儒生不習邊事稍違約鼎會衆于庭引一驛丞責以不奉公斬之在庭者皆股栗膝行請罪膝屈久不能起乃罷後雖元帥萬夫長有所陳說皆長跪以言不能舉目視其面鼎臨事有才簡牘滿前須臾而決暇復與故人賓客出遊四方遊士爭及其門有馬給事者常與鼎以事過寧海令以下皆迎謁旦暮候其市中人相指歎曰學之能貴人乃至于此乎至正未我兵臨慶元城下國珍惧乘樓舡遁于海上怒欲舉兵誅之莫為計鼎為草表謝辭甚恭而辨上讀表曰孰謂方氏無人哉是可以

活其命矣乃赦不問更以國珍為右丞鼎亦召至京師鼎為書萬餘言詣闕下須駕出上之上為之立馬受讀付丞相官鼎楊憲為左丞惡言事者奉例徙居梁又徙陝去數年憲取凡為憲用者皆受誅鼎賴此以免在陝七年大臣荐鼎于朝鼎至京師中書以謫徙人不宜用將還之于陝鼎恐還為人所輕笑以背屬掾史顧由掾為之言于丞相曰唐鼎有奇才以例棄不用可惜丞相不信其人在可召視之非誣也丞相果召見鼎問之鼎髯甚美又能為梁趙間言步趨進退閑雅有威儀丞相

甚喜之稱于眾曰唐昇尚書才也時河南行省缺郎中
吏部請命昇為之丞相曰吾同事以昇才不可使外也
待半歲除田守都衛經歷改刑部郎中刑部佐僚未完
有司請除吏丞相曰刑部有唐昇在勝百輩其見稱如
此昇在刑部一以寬仁行法威聲不起而人皆樂其不
苛刺罪人當分覆者爭曰願得唐公覆我死不憾會
大都督府受賂除軍吏事發証昇有贓御史覆昇言
在田守時所養孤甥來省恐有之昇誠不知御史曰法
貴殺有名卒誅昇與百餘人皆死昇坐罪薄有才人惜

之鼎為文章氣馭逼古人守身廉重行義好學不廢自
陝入京師時聞人有好書僭金一斤鼎無金惟所乘驢
棄以買書其為人奇偉如此及死其所養孤甥為之服
喪三年

南原王先生傳 顧璘

先生姓王氏名禕字欽佩上世自睢徙江浦再徙金陵
子孫遂為南京人父徽彊直大節成化間為給事中劾
大權貴忤旨謫晉安州判謝歸弘治初三原王公為吏
部起為陝西叅議以直道處巡按御史不合遂乞致仕

先生既負異稟復開家訓德器遂早成不為不義交非
人自諸生時屹然有公輔望莆田林公俊海陵儲公燿
並引為忘年交又與陳沂顧璘友善切劘為古文辭獨
愛唐風意興蕭遠士林往稱服警語舉進士選充庶
吉士以才第當授翰苑顧忝議公年高請南便養授南
京吏部考功主事考課功行及舉五年考察之典力持
公論不少假借百司並見嚴憚從^第由國學生試政欲
言文選^求間曹乃正色曰安有身為銓司為兄弟擇利
便者乎南曹權輕且然使居北當何如也竟不以言後

居憂服滿改除南京兵部車駕主事所攝有快舟者主
薦方物領以中貴故擢卒之長率被誅索破蕩無所排
救先生厚其資給捐其班列嚴其節制害遂減半進儀
制即中政與國學相關舊格以諸生衣冠流一切姑息
其一二事曰頌傷禮教先生曰政尚法不尚情苟以情
選何所不至取民以刑馭士以禮、有弗恊于士何觀
于是釐^正條布雖喧闕終弗少動擢河南按察副司督
學政迪以禮法綏以恩義士咸歸心以吳太夫人老不
能迎養遂乞致仕值憂擢太僕少卿卒于家先生性純

孝其奉恭議公禮恭氣和養豐惠備故公在晚暮清不
知之老不知衰吳太夫人性多恐左右就養未嘗有大
聲遽動其喪之也適病在床歿尤慟絕水漿不御數日
遂毀損至槁以沒四方聞而哀之子逢元亦有時名先
生嘗曰生先貴佳不必仕宦故逢元精究文藝不應科
目論曰吾登都城望鍾印諸山鬱鬱蔥蔥隆偃闕翕興
雲霧以敷澤米何其麗厚耶是宜生人之多賢也若王
氏父子文行卓卓粲然麟鳳見諸郊藪豈徒然哉而卒
不獲大施海內殊為可怪及觀大江洶湧日夜洩尾閭

不息又慊然憾矣不然如近時李按察熙景中允暘器
中瑚璉而卒早喪文學金子琮謝子承舉皆有文不第
以死抑又何說哉聞諸人言如使都城左右有大澤比
吳洞庭楊五湖庶幾鍾水豐物而氣不散越黨亦有輔
相之宜乎或曰天地之英萃難鍾而易散此又物理消
息無容置意也

真無所置意也
 朕之直于夏曰天德之
 美乎寧遠也
 矣爾其歸正
 公可作不師
 中既好
 不取



